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鐵笛子 十七、林玉巒酒肆做兇頑 癩和尚旋身誅惡霸

天明前，旺子和王妻唐文燕先後被水聲驚醒，才知山洪暴發，水災已成，老少五人匆匆紮好木排，趕往山口，王老漢業已搭上許多鍋灶，蒸制救荒的食物，陸續命人派船送走。因沈鴻、樊茵、萬英、杜霜虹四俠聽悅來店主柳六說，似往天水趕去，鐵笛子遇到這樣大水理應趕回，也是渺無音信。老漢正和姜、萬二人商量，心中愁慮，先是張莊三家富豪的惡奴、教師人山看水，正在鋪中飲酒說笑，忽又來了一個頭挽抓髻、上插翠簪、身穿葛布短裝、下穿長統布襪、腳登藤鞋尚未濕透、面容十分清秀的白鬚老人，眾人見他形跡可疑，背又微駝，先還當是昨日沈、樊諸俠與群賊動手時趕來解勸的駝背老怪物無形叟林颯，一問萬山和昨日旁觀諸人，均說此人形貌與無形叟好些不像。

旺子因見來人可疑，早裝端菜，先走過去，和老人在說話，相隔頗遠，也未聽出說些什麼。姜飛正朝那人窺看，忽見對方朝他點頭微笑，旺子手伸背後又在連招，不禁心動，定睛一看，忽然醒悟。

正要走過，猛又瞥見玉泉崖來路上流頭馳來一人，遠望過去，那人是個白衣少年，左佩寶劍，右掛革囊，貌相身材十分英秀，彷彿凌空挺立水上，踏波亂流，隨同前面湧來的驚濤駭浪奔騰起伏，急馳而來。相隔尚遠，旁觀諸人因見那人不曾坐船，只當凌波飛渡，大為驚奇。

正在同聲吶喊「快看」，互相指點驚疑，波流如箭，來人相隔已只三四丈遠近。萬芳「噫」了一聲，正要迎上，就這轉眼之間，來人已馳到坡前，脫去腳底木板走將上來，朝萬芳使二眼色，暗中將手一擺，便朝老人旁邊一桌坐下。

這才看出來人腳底綁著兩條木板，長約二尺，厚約半尺，人立其上，隨流而來，動作極快。坐定之後嘴皮微動，似向老人說了幾句，便喊：「店家大哥，有什麼吃的沒有？」老漢看出來者又是一位異人，忙即趕上。

姜飛也走到這老少二人面前，因是起身在前，不曾留意萬芳神色，方覺那少年一雙俊目黑白分明，英姿颯爽，年輕秀氣，是個從來少見的美少年。

老頭業已起立，哈哈笑道：「我老頭子在江湖上不算太老，也不算小了。這次一時乘興出遊，見兩個故人之子日趨下流，想起亡友之托，欲加告誡，不料被小禿驢戲弄，登門拜訪，擾了主人一頓，做了不速之客，還幾乎發生誤會。」

「雖然天寒老前輩不是外人，我和他見面時年紀甚輕，棘門三俠也許還未出世，這玩笑卻真開得氣人。本想和他計較，他兩弟兄偏是涎皮賴臉，一味軟纏，拿他無法。老大刁鑽，老三更是陰壞，叫人乾生氣，無可如何。這等事在我一生還是初次遇到，後聽小女說，才知賢梁孟都是好人，我最對不起的是姜老弟，好些無禮。」

「今朝山洪暴發，連新集也進了水，如今數十里方圓之內已是一片汪洋，我見他們都忙於御水，新集總算一處熱鬧村鎮，竟買不出什麼酒食。聽說這裡有一酒鋪，酒菜均好，先還想此地是一山村，大水剛起，人都忙於防水，也許比新集還要顯得忙亂，能買到酒食更好，否則就便看看水勢，向賢梁孟道歉也好。」

「來了才知主人這樣急公好義，菜雖不多，酒卻極醇。我料姜老弟多半在此避水，也竟料中，真乃快事，不嫌冒昧，請到這邊桌上同飲如何？」

姜飛聽他聲音甚高，那三桌教師、惡奴似已聽見，各朝對面張望，暗忖：我夫妻為避賊黨耳目，方始變換容貌，想不到此老如此計快，連姓也喊將出來。方才自己曾和老漢父子密談，十分親切，只為穿得破舊，面目全非，外人眼裡認不出來，他這麼一說，被張莊這幾個爪牙聽去，豈非與王老漢父子不利？

無奈初次相見，對方話已出口，無法挽回，剛把眉頭微皺，賠了笑容想要回答，老頭似已覺察，忽又轉向新來少年道：「二娃，無須這樣掩飾，快坐到我這一桌來，說話方便一點。」

少年也似覺著乃父口敞，但又不能不聽，低聲說了兩句，不知說的什麼。

姜飛業已聽出這老少二人來歷，只不知昨日看見此老的人，連萬山夫婦和旺子也一個不曾認出，是何原故。

剛低聲笑說：「林老先生，昨夜光降，事前只聽說有佳客要來，不知底細，正在崖頂眺望，有失迎迓，未得領教，不料今日幸會，自當奉陪，不過對面角上都是惡霸鷹犬，王家父子隱居多年，他們本分山民，敵不過惡霸凶威……」

底下的話還未說完，老頭二次哈哈大笑道：「姜老弟太多慮了，小女久仰弟夫人英名，和昔年白蓮三奇女長春不老的佳話，昨夜匆匆一見，雖然芳容已改，言動之間仍能看出幾分。方才特意踏水趕來，專誠拜望，三小女也快尋來，怎不請來一談。」

「這裡的事休說我全知道，便是張莊那些狐群狗黨和為首惡賊也都經人密告，盡知這裡主人來歷，此時想要隱飾已無用處。不過我可斷言，這類行屍走肉遲早滅亡。經此一場大水，除非他父子真個大覺大悟，懸崖勒馬，把所有每年搜刮、以舊換新、越存越多、累積下來的十幾座大糧倉，和那地窖中的金銀全數獻出，或能保得一點身家外，在引鬼上門、強敵當前和眾怒難犯、人天共憤之下，已成了烈日當頭的一堆殘雪，轉眼便要全數消滅。」

「那些為了養家做人奴才、平日無什惡跡的飯桶教師打手許能保得性命，回家抱娃兒，那是便宜，幾個罪惡深重的再也休想保得性命。你當他們此時自顧不暇，還敢張牙舞爪，出來害人麼？別位不說，我老頭子雖已退隱，不大好管閒事，但看山口這些人的義氣，已早打算，從今以後有人敢動這裡一草一木，便是我老頭子的對頭，賢梁孟只管放心便了。」

那旁萬芳因常往來東西南北諸省，各處口音都聽得懂，先已看出後來少年便是昨夜所遇、老怪物無形叟林颯之女玉巒，正要走過，一聽先來老頭正是乃父林颯，越發高興。因其聲高口快，雖是滿口川西土音，話說大急，左側三桌上的幾個武師、惡奴也似聽出，已在低聲密議，神情鬼祟，面有怒容。

恐給王家父子留下後患，忙將老漢止住，低聲悄囑說：「那三桌對頭和林氏父女東西相對，相隔頗遠，林颯話說得急，土音又多，看神色只是生疑有氣，覺著話不好聽，還未十分明白，可裝不知，前往三桌敷衍，就便查探他們動靜。林氏父女由我夫婦和旺子款待，再將方才藏起的酒菜命文燕切上一點，暗中送上，省得被人看出你和我們關係，將來又生枝節。」

老漢方答「無妨，我已不在心上」，見萬芳說完人已轉身，略一尋思，便朝旁邊三桌走去。

事有湊巧，那三桌上人只有兩個武師和一惡奴是張家的人，餘均另兩家土豪的打手和親屬，均是一些少年任性、強橫已慣的小人。第一夜鬧賊時，那兩武師一個生病剛好，尚在調養，一個同另一惡奴去往縣城辦事，昨夜剛回。早起聽發大水，便趕了來，雖聽同伴說了一個大概，並不知道詳情。

昨日雙方動手，老怪物趕來勸解的事更一點也不知道。如非出門時有一在張家多年的老武師看出形勢不妙，覺著內憂外患一齊都來，再三叮囑，說過日常有可疑生人來往山口內外，內中也有主人的老友新知，也有對頭一面，此去看水，無論遇見什麼人，均不可以得罪，便對本地人也要和氣一點，免被外人見了不平，生出事來等語。

當王老漢推托酒菜不多，餘均人家代定專辦喜事之用，不肯出賣時，如在平日，已早出事。只為另兩家土豪派來的人，只要張家有人在場，一向以對方為主，隨聲附和，雖然不快，因這三人平日那樣強橫，均未挑眼，尤其大水之後，成千累萬的災民都是對頭，一個激怒，就許勾動舊仇，惹出事來。

何況張家連日又有許多奇事，發生好些謠言，也有一點顧慮，只低聲罵了兩句，均未發作。

先對林颯之來並未重視，後見白衣少年踏水飛馳，心中驚奇，未免多看了幾眼，只覺老頭語聲甚高，神態狂傲，因不願惹事，又正談論少年不知是何來歷，沒有十分在意，只有一人越聽越不像話，對方好似在罵自己，等到招呼眾人靜聽，不要多說分神，恰

巧聽到老頭未了罵他的話。

那兩武師名叫馱子鈞朱彰、雙頭夜叉黎錦文和惡奴馬三寶，一向驕橫，初次挨罵，已然有氣。另外一個名叫劉子貴的，恰是另一土豪的堂弟，管著大片田莊，外號黑算盤，又會一點武藝，和兩武師是把兄弟，平日對於佃戶最是凶橫，種他家田的土人無不畏之如虎。

雖不似張氏父子挾有官家勢力，家中設有公堂石牢，表面上所為只比張家還要橫暴，稍不遂意，隨意綁吊毒打。幸而好酒貪杯，喜怒無常，終日常在醉鄉，否則種他家田的土人身受苦難比張家佃戶還要加重。

都是幾個罪惡昭彰的小人，無事尚且生風，哪再經得起人引逗，當時激怒，剛罵得一聲「老驢日的，你說啥呢！」

人還不曾起立，馱子鈞朱彰比較奸滑，雖在怒火頭上，見這老少二人竟是父子，與店家相識的兩個中年男女已走過去，老少五人同坐一桌，正在問答說笑，猛想起來時老武師的警告，林颯後半說的話雖因人多雜亂，大家都在蒸饅，忙於送往災區，此呼彼應，語聲喧嘩，蘆棚地方甚大，作一長條，雙方東西相隔好幾丈，全未聽清，只知對方在罵他的衣食父母和同黨同事，別的都為人聲所亂。

但那少年只憑兩塊長還不滿兩尺的木板踏波而渡，順流飛馳，那麼猛急的浪頭，和木偶人一樣挺立水上，隨波起伏，一動不動，來勢和箭一般快，不是武功真好，決不能到此境地。別的不說，單那腳底水力也就無法平衡。要是自己，休說順著急流走這遠路，身子先立不穩，他卻和沒事人一般，小的如此，老的本領想必更高。既敢說此大話，當面罵人，決不是什好吃的果子。

鄰桌上又有兩個昨日看過雙方惡鬥的人，雖因林颯身子挺起，面貌越發清瘦，衣服不對，也不像昨日那樣駝背，因比別的土人立得要近得多，覺那貌相神情仍有兩處相似，不過今日未戴高簷帽，露出頭髻，乍看好像兩人，所帶翠簪更是一件價值數千金的珍貴之物，既疑昨日所見異人，心中又生貪念，一直都在留意對方言動，時候一久，不由越看越像，只不十分駝背，均覺前後兩個老人是一兄一弟。

正和同伴議論，一聽劉子貴罵人，想起昨日雙方打得那麼厲害，駝背老人一到，稍微說了幾句，便即停手之事，惟恐前後所見是兄弟同黨，否則無此大膽，心中一動，隨即趕過，將劉子貴止住，告以前事。朱彰聞言越發心驚，忙告眾人暫時安靜，好在老狗還未聽見，不如看清形勢弱強再作計較。

眾人也因後來少年和對方坐了一桌，想起方才少年來勢，全被提醒，料非易與，有兩個性暴氣粗的便低聲談論：「這老狗素不相識，無故出口傷人，實在可恨。少時就不當場出彩，賞他一個下馬威，也要打聽清楚他的來歷，給他一個厲害才能消恨。」

劉子貴和惡奴馬三保也是越聽越有氣，正商量回去約上幾個好手，再把昨夜來的客人請上一位，來此問明來歷，好歹也要將他打個半死。

忽然一眼望見王老漢在旁邊桌上溫酒，收拾碗碟，不知有心在旁偷聽，以為方才兩個中年男女與老漢相識，後和對頭父子同飲說笑，必知來歷，便將老漢喊過，低聲喝問：「這四個驢日的哪裡來的，快說實話！」

老漢當日一早見山洪大發，水災已成，本就有氣，想起這幾家土豪只知自己享受，不顧別人死活，那樣大的家財，從不肯做一點好事，幾次設法結交他們手下惡奴，令代忠言勸告。

說華家嶺的山洪至多三五年必發一次，要淹沒大片田地，這裡許多土人固是生死呼吸，平空增加許多苦難，便你們田主人多大財勢，枯骨頭榨不出油來，除卻多害些人，照樣也有損失，不如一勞永逸，將由山口起這條河溝開出兩條渠道，非但從此沒有災害，還可興出許多水利，受益無窮。

哪知頭一個張、劉兩家先不願意，說多花點錢還是小事，這兩條河渠一通山外，由山內流出，自己地裡雖然終年水旺，可多兩三成的出產，另外一條由山內繞山而出，流往別處，白便宜山內外十幾處村莊的下力腳板和一些小田主，已是氣人。最可恨是他們多產糧食，勢必導致穀價低落，減少好些收入，倒不如聽其自然，雖然每隔些年必要發生一次水災，但受害的是那些生來命苦的下力腳板，此是前生造孽，今世受罪，命中該死，天不容他，又不是田主人害他的，有什相干？

為了水災欠收，自然我們也有害處，但是表面吃虧，算起來還是便宜。一則我們遠在多年以前早就防到，三家十幾座大糧倉全放出來，少說可抵五年收成，可供全縣百姓兩三年的吃用，在新陳代替累積之下，每年都有不少增加，到了荒年穀價必要飛漲，我們放出一兩成，便是一本兩三利。

機會如好，鄰縣再有災荒，所得更不可數計。等到糧食換成銀子，到了穀賤豐收之時再行大量收買，將其補足，還要增加許多，結果名為一年荒，我們倒添了好幾年的收成。糧食照樣堆滿倉中，庫裡面的銀子平空又增加了許多。至於買青放荒，逼收欠租所得尚未計算在內。

這些該死的下力腳板天要收他，不關我們屁事，就是全家死光，至多損失欠租，吃虧之處並還可從轉租的佃戶身上陸續設法取回，一點不會丟掉。他們無產無業，天生拿力氣換飯吃的東西，無論過得多苦，那是命該如此。他們要吃飯，便不怕他不來租我的田，人總不會死絕，死了一批又來一批，用不著這樣操心。

每次水災均要死傷許多人畜，雖然有益無損，又是發財機會，但是我們全都敬天信佛，從未求神許願，望他成災。再說所得雖多，四面大水，出入也不方便。可是天老爺要收人，給我們添財，此是定數，我們如何反抗？要想用人力去抵抗天災，便是違天逆數而行，自己出了許多錢，卻便宜了人家。

便拿收成來說，雖因水利開成，增加一點年景，但是每年糧價定必平穩，不能幹中取利，更不能為了災荒發財，白堆著成千累萬的糧食，不遇到災荒設法出脫，便算每年翻糧，掉換新糧，都是佃戶長工效勞，不要出錢，至少一頓粗糧和每半月四兩肉的牙祭，也是多出來的耗費。

儘管越積越多，實際上庫裡銀子卻不能大量增加，糧更不易賣得善價，太不合算。天底下沒有這樣呆子。我們坐在高房大屋之內，吃飽山珍海味，稍微用點心思，遇到豐年增加食糧，遇到荒年增加庫銀，就是當年把我糧食搬空，不過隔上一年半載照樣裝得滿滿實實，庫裡銀子卻添出了好許多。

每一件事都有精明強幹的人專管，幾句話一說出口，沒有幾天銀子和水一般流將進來，一點事不費，這是多好福氣。你們偏要勸我做這油蒙了心、糊塗混賬的事，哪有此理。非但不肯出錢出力，領頭動工開那河渠，反將那幾個連經自己勸說有點良心的惡奴大罵一頓，回來聽些埋怨了事。

自己在用了多少年的心思，前兩次的大水災不算，便這三兩年一次的尋常山洪只一發難，心要把兒子喊回，由梧桐岡玉泉崖發源之處起，親身實地查看地形和山洪來勢，以及水道去處。不知受了多年辛苦艱難，好容易查出利弊，無奈財力太薄，明是一件最有利的事無法下手，而這幾家富豪反倒幸災樂禍，把它當成發財良機。

即便聯合山內外土人輪流分工，建此百年水利，聽對方口氣，也必以官私兩方的勢力淫威出頭作梗。休說對方人多勢盛，敵他不過，事辦不成還要惹出亂子，連累善良，傷害許多人命。

就是對方溫和一點，不以暴力強制，山外大片田土都是他們所有，只要一聲令下，不許土人出力相助，誰也不敢違抗。單憑山口內數十家耕農樵彩的人，去掉老弱，能有幾人？就對方不來阻止，也是辦不成功。

那年鐵笛子變易形貌來此救災，曾與他談起此事，先也十分動念，幾經尋思，仍覺時機未至，好些顧慮，以致遲到今天，發生這場從來未有的大洪水，新集業已被淹，水還在漲，被害的生命財產不知多少。當初只要他們稍有一些天良，休說不曾發生這次洪水，便前兩次的水災也不致發生。

幸而前些年把山口內小河開通，人家都搬在高地居住，否則也是一樣受害。鐵笛子對於此事最是關切，去年便說，人力物力用

得大大，就是公眾有利的事，叫人家出力氣，也不能不顧他的衣食。目前正在準備，不久必辦，偏又有事他往，來遲了數月。昨日先還恐賊黨警覺，不該心存顧忌，雖恐兩後山洪突然發動，有好些話均未得仔細商量，他便走去。

聽口氣，好似此來對敵收徒還在其次，最重要是治水防荒，興修水利，一勞永逸。心想話說太長，至遲明早即回，等他歸來再與密談也是一樣，不料水勢來得這快。不過這條河渠不是三數日可以開成，有他在此，急賑救災到底好辦得多。本就悲憤愁急，再一想到蹤跡已泄，反正不免傳揚出去，不如放光棍些，索性拿出本來面目，救完水災，去和這幾家惡人一拼存亡，免得虛生一世。

不是姜飛勸阻，方才惡奴強要酒菜，業已發作。

這時一聽對方口出不遜，又是幾個作惡多端的小人，不由氣往上撞，因是素來老成持重，又不願打那不如他的人，還在強忍怒火，勉強答說：「姜、萬二人是往來山地採藥的老客人，不知他的底細。這父子兩人更從未見過。」

劉子貴哪知方才罵那一句已被林颺父女聽去，業已種下禍根，只為雙方初見，忙於談心，無暇及此，尚未發作。老漢人又剛直，表面謙和，心中最恨這類惡人，正當追原禍始怒火頭上，辭色終是勉強。

劉、馬二人看出老漢神情冷淡，面有憤容，相識多年，一向當他是個開小酒鋪的山民，哪還放在眼裡，強暴已慣，初次遇到這等神情，加上方才的氣，竟把那老少二人忘記，當時觸怒。

剛把桌子一拍，滿桌杯筷盤碗震得叮噠亂響，同聲怒喝：「你這老驢日的也敢無禮，將他吊起來打！」

朱彰也看出老漢辭色不遜，心中有氣，本要隨同發作，忽想起對面那兩個對頭，心中一動。目光到處，後來白衣少年業已不知去向，略一尋思，還未開口，先是劉、馬二人起立要抓，老漢身子一閃，也未見怎縱躍，人已往旁避出一丈遠近。

馬三寶一手抓空，去勢大猛，差一點撲到對面蒸籠架上。

劉子貴酒後氣粗，自恃會點武功，口中怒喝：「驢日的，你敢逃走，大爺今天要你狗……」底下一個「命」字還未說出，棚內忙著蒸饅的二三十個土人連同旁觀的人都和老漢相好，又都知道這三家土豪的罪惡，平日氣憤，見他們這三桌十餘人遇到這樣災荒若無其事，乘著人家急於救災之際不住呼喝，要酒要菜，趾高氣揚，神氣活現，已是有氣，無緣無故還要打人，當時激動公憤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這兩三人喝罵動手轉眼之間，剛聽老漢碟碟一聲怪笑，說得「好呀」二字，對方末句話還未說完，猛覺一條白影和箭一般斜飛過來。蠟子鉤朱彰到底內行，看出老漢那大年紀，身法如此輕快，一聲怪笑，目射英光。

萬山夫婦本在幫同做事，聞聲驚顧，也相繼縱到，一看便知不是好相與；同時又覺急風撲面，白影飛到棚內，外面的人同聲怒吼，料知不妙，剛剛大聲疾呼：「大家有話好說，老漢多年鄉鄰，忠厚老實，不要動手！」

話還不曾說完，先聽一聲驚叫，劉子貴首被斜飛過來的白衣少年一掌橫打出去兩丈來遠，順山坡滾落水中。

馬三保不知厲害，也未看清來人是誰，剛罵「該死驢日的，你們想要造反！」聲出人到，被少年一腳踢翻地上，爬不起來。

萬山夫婦早就恨極這班惡奴，只為乃父當時告誡，不得不忍氣吞聲，恨在心裡；一見老父受人欺侮，越發激怒，雙雙奔過。本就引滿待發，再見老漢已先發作，林玉巒飛身過來，一照面就打倒了兩個，反正不能善罷，耳聽蠟子鉤大聲勸解，人卻不肯上前，面有驚懼之容。

想起他平日的可惡，立時雙雙回身，朝朱、黎二人撲去，同聲怒吼：「今日你們還敢上門欺人，我先饒不了你！各位叔伯弟兄把來船收住，一個也不要放他逃走。諸位不必動手，多大亂子都有我夫妻承當！」口中發活，人早上前。

朱、黎二人頗有本領，早就見勢不佳，又為敵人先聲所奪，一見王氏夫婦撲到，心裡一寒，好漢不吃眼前虧，口中急呼：「王二哥，我們並未得罪，為何這樣？」邊說邊往後縱。

後面便是蘆棚外面土坡，水已漲高丈許，到了中部這一段通往山口一面流得最急，二人本意對方追逼太甚，仗著會點水性，打算入水逃回，再去請人報仇。

心正發慌，黃龍轉身，同時身子一扭，只等稍微沾地，便往水中竄去，忽聽腦後笑道：「外面水大，留神濕了衣服，你兩個回去吧！」

說才入耳，猛覺後頸上好中了一把鋼抓，痛嵌入骨。二人也真聽話，只「哎呀」一聲，便往棚內倒甩進去。

王氏夫妻知道這三桌先後的十餘人都是些只會狐假虎威、見不得真章的飯桶，只此兩人本領較高，下餘雖有兩個橫眉豎目、挺胸凸肚的打手，也都不堪一擊，上來如將這兩個武師打倒，餘人全被鎮住。一見逃走，正往前趕，沒想到逃得快，回得更急，差一點沒有撞上。

夫妻二人不約而同，一個相隔最近，就勢一掌，凌空橫滾出去，跌在一堆木柴之上，驚慌忙亂中敵人手法又快，連經兩個打擊，只急呼得半聲，連念頭都不容轉便仰跌下去，嘩啦啦一片響聲過處，把那一小堆枯枝亂柴壓碎，人也鬧了一身硬傷。另一個朱彰平日仗以自豪的顛倒連環腿蠟子鉤也是絲毫不曾使上，吃王妻唐文燕一擋掌橫打出去，正落向方才客桌之上。

同座的人因見雙方動手，對頭人多勢盛，又見自己人上場就倒，動手的正是方才踏浪飛馳的白衣少年，業已膽怯，朱、黎二人一逃，越發驚慌害怕。這班惡奴照例虎頭蛇尾，見勢不佳，立時收風，一面離座，想要逃避，一面急口分辯，不關他事，座上已無一人。

朱彰也是仰面朝天，元寶形打跌桌上，叭喳連聲，滿桌盤碗杯碟打成粉碎。為了文燕這一掌打得稍重，去勢太急，到了桌上又隨同許多破碗破碟殘湯剩菜一齊掃落地上，背脊受傷自不必說，人由桌子滾下，負痛情急，再一打挺，人沒縱起，又撞在另一桌板凳角上，連人帶板凳一同翻倒。內一同黨閃避不及，還被那號稱蠟子鉤的左腿撞了一下，身受誤傷。當時一陣大亂。

王老漢業已聽出白衣少年是老怪物林颺的二女林玉巒，曾聽萬芳說過，見她忽然縱過，將對頭打倒，同時瞥見棚外來人正是鐵笛子，這兩個助紂為虐的武師已和鷹捉小雞一般被他一手一個掐住頭頸，拋將進來，被兒子媳婦打跌在地。眾土人也都動了公憤，齊聲喊打，擁上前去。

心想，我此時雖已橫心，畢竟事尚難料，何必為我父子牽動大家？再說憑這十多個狐群狗黨，一個女扮男裝的林玉巒已夠他受的，何況還有他父林颺和姜、萬二伙俱都在場，又來了一個鐵笛子，再加十倍的人也不是對手。

本用不著人多，忙將眾土人止住，大喝：「諸位高鄰弟兄請退一旁，憑這幾個鼠輩決不是我們的對手，他們一個也跑不脫，請大家各做各事，由我和這兩位外來的好漢子對付他們吧。」

眾人只知王氏父子打獵打得最好，會點武藝，因其為人謙和，不肯炫露，還不知道這樣厲害，連張家請的兩個名武師均被打倒。新來這位少年英雄看去本領更高。平日專以欺壓善良倚勢橫行，稍不順眼便要動手毒打的一些打手惡奴，和土豪家中的二老爺、三莊主之類。以前見人何等威風勢力，此時全都驚慌失色，連那始終不曾開口的幾個也都離座而起，欲逃無路。

再見逃的人吃了大虧，也自不敢，一個個面面相覷，做聲不得。只有兩個膽大一點的在唱三花臉，裝成一臉丑笑，連分辯帶說好話，主人這面理都未理。

劉子貴業已滾入水中，連灌了幾口渾湯，在水中掙命，剛被土人用竹竿撈了起來。

因是事出意料，倉猝之中尚還不知厲害，土人救了他的性命，一個「謝」字都無，反倒跳腳大罵，急呼：「反了！哪裡還有王法！我回去非請老親翁張知府大人親筆和縣太爺寫信，把這些驢日的當成反叛，用站籠站死，打他三千板子，辦成死罪不可！」

正罵得熱鬧頭上，口裡連噴帶噲，滿肚皮的濁水還未吐完，鼻涕眼淚同時交流。因相隔較遠，初次吃此大虧，認為奇恥大辱，怒火攻心，也未細看棚內是何光景。那兩土人氣他不過，剛要動手，一個「你」字才出口，猛覺身前一擠，一條半大人影晃處，也未見怎動手，竟被來人倒推出去好幾步。

旁立本有幾個土人，因聽劉子貴一罵，均說這類奴才不該救他，又見棚內老漢父子已佔上風，對頭全都呆若木雞，人心大快，

一面埋怨同伴，相繼趕去。

那兩土人無故被來人推出老遠，當是對頭一面，心想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正要發作，目光到處，見先後出現兩人，定睛一看，當時轉怒為喜。原來這兩人正是昨日黃昏前將群賊打傷多半，後就失蹤的那個癩和尚和小啞巴，頭上那頂大斗笠業已不見，露出一顆小時長滿癩疤、滴溜滾圓的光頭，禿得一根頭髮都沒有，真像一個矮胖和尚，立在對頭面前搖頭晃腦，神態更是滑稽。

張莊先後來人，原有兩條小船停在坡旁，土人雖聽王氏父子吩咐，將船扣住，不令一人逃走，因見對頭全都嚇倒，呆立未動，貪看熱鬧，加以平日受氣太多，雖非張莊佃戶，遇上他家爪牙，不是硬討，便是強買，稍微爭論，吃了虧還受人家打罵，耳目所及全是不平之事。

近年受了老漢之教，專用軟功假賠笑臉，雖好一點，虧仍非吃不可，全都懷恨在心，提起咒罵，難得有此快心之事，都想看個明白。

內中兩個惡奴聽出對頭口風不妙，又見王氏父子和前後兩個外來的對頭正在招呼，相繼發話，宣示他們的罪惡，側顧小船無人看守，妄想乘機溜回莊去求救報仇。剛由人堆後面背了同黨輕悄悄繞將出來，打算冷不防跳上船去，撐了就逃，不知對頭早有算計，故意不問，見未追來，還在暗中喜，只一上船，便可順流逃回，轉眼帶了多人，來此報仇泄恨。

走到船旁，拿起竹竿，快要縱上船去，兩土人一肚皮悶氣無從發洩，剛罵得一句「驢日的，敢逃！」

想要追撲過去，忽聽嚟嗒兩聲，竹竿忽然斷落地上，二惡奴也全跌倒。原來小啞巴已趕將過去，不知用什方法將竹竿打斷，人也被他打倒。

最妙是劉子貴一點不知利害，正罵之間，忽見面前滴溜溜一轉，多出一個矮胖禿子，形貌醜怪，滿頭癩疤，怒火頭上，以為不知哪廟小和尚逃荒來此，未容開口，癩和尚已笑嘻嘻罵道：「小惡霸，你罵誰呢！」

劉子貴一聽對方口出不遜，越發怒火上撞，喘吁吁伸手便抓。癩和尚把兩隻怪眼一翻，笑罵道：「你這烏龜爪子髒了我的衣服，你賠得起麼？」

邊說往旁一閃。劉子貴不知遇見異人，對方已早聽人說他萬惡，有心戲弄，給他苦吃，一手抓空，二次回身，連罵帶打撲上前去。

耳聽有人急呼：「癩師叔和啞師叔正要泥烏龜，你們快看熱鬧！」

同時瞥見對方送酒菜的村童，同了那中年夫婦和白衣少年，還有幾個土人，正由棚內趕出，猛想起同來還有多人，內中還有兩名好手武師，怎不管我死活？

正要回頭去看，癩和尚連閃了兩次，忽然笑道：「你這小惡霸，怎的討厭？我想等你嘔完狗肚皮裡苦水泥湯，再給你嘗點味道，偏不知趣，非要我把手弄髒，那也說不得了。」

劉子貴本是怒髮如狂，神智已昏，因棚內人已圍滿，雖聽喝罵之聲好似對頭所發，自己人無一開口，心中驚疑，急怒大甚，立意毒打癩和尚一頓，對方又是連罵帶躲不曾回手，越發膽壯。

只管兩次側顧，始終不曾停手，等話聽完，業已追了幾個照面，情急暴怒，正悔出時未帶兵器，猛覺面前禿頭一晃，以為這次必可將人擒到，正準備將其抓住連踢帶打，心念才動，雙手照樣抓空，叭的一聲面上早中了一掌，打得又爽又脆，左半邊臉立時腫起老高，奇痛難忍，面前人已不見。

剛怒吼得一聲，屁股上又被敵人擰了一把，這一下來得更厲害，好似被鋼鉗夾緊，擰了一下重的，人又長得肥胖，從小嬌生慣養，酒色荒淫，專講享受的人，幾時吃過這樣苦頭，直痛得哇呀呀怪叫，心都要抖，連氣帶急，急呼人來將這賊禿驢抓住縣衙門辦他死罪。

忽然聽出自己人在棚內同聲哀號，哭求饒命，猛想起方才那條打他的白影好似白衣少年，如何被水沖昏了頭，不曾想到，吃這許多眼前虧。心中一驚，仍以為自家有財有勢，最有勢力的紳士又是他家內親，土人決不敢拿他怎樣，照眼前形勢，決非敵人對手，最好威迫利誘，責成這些土人將對頭穩住，回去喊人，將他擒往縣衙，連這小禿驢全當刀客殺死報仇。

劉子貴心中正想壞主意，因敵人未再動手，正打算忍氣吞聲逃進棚內，抬出官家勢力恐嚇對方，憑著這一張巧嘴軟硬兼施，將這幾個仇敵穩住再說。

剛往前走，耳聽身後笑罵道：「小惡霸，慢點走，你好好一張狗臉，只高起了半邊，到了人前多不好看，還是我費點事給你再補上一片，多麼妙呢！」

劉子貴業已嘗到對頭味道，再聽棚內求告之聲越來越響，又見船也被人奪去，二惡奴已被打落水中，還未舉步業已膽怯。也不知自己平日所練拳腳，怎會今日打人全無用處，敵人衣服都沾不到一點，挨這兩下卻是痛到鑽心。

後退無路，前面又是勁敵，聞言心正發慌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人影滴溜一轉，癩和尚已到了面前。連受重創，心膽已寒，哪裡還敢動手，慌不迭想往後面縱退。滿擬敵人又矮又胖，此次閃避得早，當不至於受傷，誰知全無用處，敵人並未縱跳，偏和影子一樣沾在身上，隨同倒縱之勢，方覺一顆滾圓的癩和尚頭仍在面前，似還隔近了些。

心方一寒，一手護臉，打算招架，一手還想乘機反擊，猛覺軟脅上被人輕輕抓了一下，奇癢難禁，再也忍耐不住笑將起來，雙手一鬆，只顧護臉，一個哈哈不曾打完，叭的一聲，右半邊臉上又中了一下重的，牙齒當時打活了兩三隻，滿嘴鮮血直流，眼前發黑，兩太陽直冒金星，腳底又是斜坡，再被石塊一絆，腳底一滑，當時仰跌在地，負痛慘嗥，一聲怒吼，恰巧一粒斷牙齒滑向喉中，嵌到氣管裡面，一口急氣不曾緩過，就此送命。

癩和尚因對方有點武功，平日為惡又多，想多給他吃點苦頭，沒想到死得這麼容易。又見旺子在旁連聲誇好，姜、萬二人和昨日所見女扮男裝的林氏姊妹相繼趕出，在旁好笑，越發有興，還想引逗一陣，口中笑罵：「小惡霸裝死麼？我不隨便打你，快滾起來！」

連喊兩聲未應。旺子當是氣厥過去，上前一摸，人已送命，笑呼：「癩師叔，小惡霸死了！」

癩和尚方喝：「放屁，共只打了兩個嘴已，這大個子，哪裡會死！」

旁立土人喜事，以為癩和尚不願把人打死，上去解救，已無回生之望。癩和尚親往查看，果然氣斷，還未開口，旺子過去接連兩腳踢向水中，連同先兩惡奴隨波而去，轉問癩和尚：「癩師叔，我真想見你三位師叔。啞師叔方才在此，如何不見？還有佟師叔呢？」

癩和尚笑罵：「你這小孩，怎的這樣心狠，人已死了，還踢他兩腳作什？我師兄弟三人暫時本不想見你們，被你師父途中拖來，少時自會相見，你忙什麼。」